

論 說

东北地区企业活力评价与比较研究

王 伟 同

内容摘要：本文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进入退出和企业经营质量两个维度构建了地区企业活力指标体系，对东北地区的企业活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其中用地区新增企业数量和注册资本以及企业注吊销率反映企业的进入退出情况，用地区企业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风险失信以及高管素质反映企业的经营质量。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全国范围内看，东北地区企业数量增幅较为缓慢，但在吸引注册资本进入方面表现较好，企业退出率也较低，这是企业活力增强的信号。但东北地区企业生存质量一般，无论是企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还是高管素质在全国比较中均不占优势。二是从东北三省内部看，黑龙江省的注册资本增幅最低，企业退出率也最高，吉林省则恰好相反，辽宁省企业盈利能力表现较差，但该省企业的创新能力、风险失信以及高管素质等都相对乐观。对此，东北地区要创造更有利于企业活力释放的市场环境，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注册资本的进入，并持续保障地区企业的生存质量，从而推动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关键词：东北地区 企业活力 指标评价

一. 引 言

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其经济发展一度领先于全国。然而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东北出现了较大经济下滑，其优势地位逐渐丧失。2003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拉开了东北振兴的序幕，期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显著成效。然而2014年东北地区经济重新陷入困境，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增速纷纷出现较大回落，形成“新东北现象”。东北地区经济问题重新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三省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他在会上强调，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在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加快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形成对国家重大战略的坚强支撑。有学者认为，导致东北地区陷入经济发展低谷的根本原因在于东北产业存在结构性问题，企业发展面临众多危机，包括国有企业活力不足，民营经济发展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以及新兴产业发展偏慢等（刘雪菊等，2020）。因此要想全面实现东北振兴，关键是实现东北地区的企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就深入推进东北振兴也提出六个方面的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目的旨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有效激发企业发展活力，从而为促进东北地区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提高企业发展活力是实现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但东北地区企业活力不足问题一直以来都较为突出，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主导产业单一。东北地区目前依靠基础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装备部门驱动经济发展的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但资源经过长年开采已近乎枯竭，重工业也因技术落后丧失市场竞争力，传统支柱性产业大而不强，重工业发展和民营企业发展均缺乏活力。二是体制机制固化问题，包括所有制结构和政府干预两个方面（胡之光等，2017）。前者体现为在东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中中国经济所占比重过高，国有企业改革落后，管理体制陈旧导致国有企业发展缺乏活力；后者体现为东北地区作为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实施时间最长、影响程度最深的老工业基地，其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路径依赖，导致东北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速度相对滞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市场缺乏活力且营商环境较差，“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不绝于耳，企业发展活力明显不足。在这一背景下，对东北地区企业活力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激发东北地区企业活力，加快实现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企业活力是指企业作为有机体通过自身的素质和能力在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良性循环中所呈现出自我发展的旺盛生命力的状态（陈英梅等，2004）。通过研究企业活力可以全面呈现企业在市场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可为探究促进东北地区企业发展的可行路径提供参考依据。已有对企业活力的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如从政策实施的角度去分析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活力（黎文靖等，2016），或从企业管理方式是否科学与企业文化是否先进等方面去探讨如何影响

企业创新能力或产品竞争力(胡斌等, 2005)。少量学者对企业活力进行了定量测度。如陈英梅等(2004)创建了由偿债能力、营运能力、获利能力和成长能力等四类指标组成的企业活力评价体系, 并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对10家企业的发展活力进行了综合评价。陈少凌等(2020)则在 Fukuda et al. (2011) 对企业健康性判定的 FN-CHK 指标基础上加入代表企业长期生存能力的全要素生产率, 构建了一种关于企业经营活力的新型测算指标即 TFP-FN-CHK 指标, 并对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活力现状进行了分析。综上所述, 截止目前对企业活力的定量分析还相对缺乏, 且现有文献多基于上市公司等数据分析单个企业的发展活力, 难以体现一个地区整体企业活力状态。因此有必要基于覆盖面更全的微观企业数据对东北各省整体的企业活力水平进行全面细致地评估, 以图为推动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提供关键证据。

通过企业表现反馈环境问题, 将比通过环境看企业更接近真相。基于此, 本文借助2015-2019年企业数据, 从微观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及企业生存质量两个维度, 构建了地区企业活力指标体系, 并将东北三省与全国其它省份进行比较分析, 从而对东北地区的企业活力形成客观认知, 同时为之后相关政策的优化出台及对东北经济形势的研判提供指标参考。本文研究发现, 一是从企业进入退出行为看, 在全国范围内虽然近五年东北三省企业数量增幅较为缓慢, 但在吸引注册资本进入方面表现较好, 且资本更多流向高科技领域及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 同时东北地区整体企业退出率也较低, 这是企业活力增强的信号。但在东北三省内部看黑龙江省的注册资本增幅最低, 企业退出率也最高, 这说明该地区企业生存环境相对较差, 企业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 二是从企业生存质量指标看, 无论是企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还是高管素质, 东北三省在全国范围内的比较中均不占优势, 但风险失信情况整体良好, 这和东北地区相对完善的法治环境和监管环境密切相关。在东北三省内部虽然辽宁省企业盈利能力表现较差, 但该省企业的创新能力、风险失信以及高管素质等都相对乐观, 说明该省为企业营造了更有利的市场环境, 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从而有效助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上述一系列发现表明, 企业作为微观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东北地区实现全面、全方位振兴的关键。对此, 东北地区要创造更加有利于企业活力释放的市场环境, 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和注册资本的进入, 并持续保障地区企业的生存质量, 从而真正实现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

二. 数据来源及企业活力评价指标构成维度分析

在数据层面, 本文主要基于2015-2019年全国微观企业数据, 从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及企业生存质量两个维度对东北各省的企业发展活力进行比较分析。具体地, 该数据公司提供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各年份各行业企业盈利能力、发展能力、产品创新以及经营稳定等多维度数据, 并依据全国所有存续在营的企业指标加总或加权平均得出, 因此具有样本覆盖全面、指标丰富等特点, 也使得各指标反映的现实情况更加真实可信。据统计, 该数据库中的产业数据累计达13亿条, 这为本文从地区及行业层面分析东北地区的企业活力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撑。

在已有研究基础上, 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两个维度对东北地区企业活力进行评价分析: 一是从地区企业进入退出行为维度进行分析, 以反映企业自我生存能力。一般而言, 如果地方政府积极采取措施激励市场主体的蓬勃发展, 如大力改善地区营商环境等, 使企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 便表现为更多的企业和注册资本的涌入, 更少的企业退出以及企业可持续经营能力的提高。具体地, 为从这一维度详细考察东北地区企业活力, 本文选取了几个方面的指标进行分析, 首先用各地区存量企业数量占比及累计增幅衡量企业的进入情况, 用各地区企业注册资本占比及累计增幅衡量资本的进入情况, 并对新增注册资本的行业流向进行分析以评估各地区资本投资的行业偏好; 其次用地区企业注销率及吊销率衡量企业的退出情况, 以及用地区企业生存年限的分布差异衡量企业的可持续经营能力。二是从地区企业生存质量维度进行分析, 以反映企业自我发展能力。一般而言, 如果一个地区为企业创造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企业活力较强, 则地区内企业将具有更高的盈利能力, 同时企业的创新意识也更强, 管理人员的素质也更高, 并且受到行政处罚的概率也会降低。具体地, 为考察并比较东北各省企业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风险失信及高管素质等方面的特征及差异, 本文分别使用各地区企业的净利润率、专利数、行政处罚企业个数及高管年龄和学历等指标展开分析。

本文选取这两个维度去研判东北地区企业活力的优势在于: 首先, 这两个维度都立足于微观企业的行为基础之上, 可以更加真实直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企业活力; 其次, 本文在对各指标进行分析时还涉及到不同地区及不同行业间的比较, 这使本文的评判更加客观; 此外, 通过使用面板数据掌握各指标的变动趋势, 使本文的分析更加立体饱满。表1给出了具体地评价东北地区企业活力的各项指标。

表1 东北地区企业活力评价指标

东北地区企业活力评价指标		
地区企业进入退出行为	企业进入	地区存量企业数量占比及累计增幅
		地区企业注册资本占比及累计增幅
		地区企业注册资本的行业流向
	企业退出	地区企业注销率
		地区企业吊销率
		地区企业生存年限
地区企业生存质量	盈利能力	地区企业净利润率及净利润增长率
	创新能力	地区企业专利数
	风险失信	地区行政处罚企业个数及315涉诉企业数
	高管素质	地区高管的平均年龄、学历及性别比

三. 地区企业进入退出行为指标分析

本文首先基于企业存量和流量数据，对东北地区企业的进入退出状况进行刻画，并从横向（地区和行业维度）及纵向（时间维度）两个层面进行系统比较与分析。具体地，衡量企业进入的指标包括：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9年存量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量的比重及2015-2019年各省企业数量的累计增幅；各省2019年注册资本占全国总注册资本的比重及2015-2019年各省注册资本的累计增幅；此外还通过将各行业注册资本增幅和总注册资本增幅进行对比构造一个行业弹性指标对2015-2019年东北各省注册资本的行业流向进行分析。衡量企业退出的指标包括2019年各省企业注销率、吊销率及企业的生存年限。首先，关于地区企业及注册资本的进入情况，如下表2所示。

从各省企业数量占比及五年内的累计增幅来看，在东北三省内部辽宁省企业数量最多，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企业占比仅有辽宁省的一半，在全国范围内辽宁省排全国第11位，说明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辽宁省仍有较多的企业聚集，而黑龙江和吉林则排在全国靠后位置，分别为23、24位，说明这两个省份在吸引企业进入上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需要指出，企业数量占比排在前五位的发达省份，

表2 地区企业进入指标

地区	企业数量 (%)		注册资本 (%)		
	占比	累计增幅	占比	累计增幅	新增企业注册资本占比
北京	3.77	45.74	9.47	23.70	3.64
天津	1.67	62.22	0.89	62.65	0.85
河北	3.82	91.23	1.29	80.84	1.40
山西	1.83	67.69	0.98	73.32	1.51
内蒙古	1.30	61.53	11.01	1.97	0.39
辽宁	3.46	39.07	1.73	120.97	4.32
吉林	1.59	48.88	0.72	136.13	2.36
黑龙江	1.64	52.71	0.77	54.24	1.46
上海	5.77	49.50	2.30	53.64	2.84
江苏	9.44	53.46	7.06	79.34	5.37
浙江	6.69	58.58	3.12	75.95	2.20
安徽	3.44	92.46	1.32	145.35	2.54
福建	3.24	74.08	1.27	77.71	1.42
江西	2.13	94.07	9.21	108.61	0.88
山东	7.86	79.92	3.17	72.33	3.68
河南	4.41	87.06	2.09	55.62	1.56
湖北	3.55	64.24	12.43	23.11	1.07
湖南	2.64	70.02	1.04	90.74	2.20
广东	12.80	76.61	9.22	153.60	33.42
广西	2.12	63.51	0.64	93.94	0.82
海南	0.83	60.60	1.96	184.92	11.25
重庆	2.24	54.09	11.33	3.09	1.48
四川	4.35	68.13	1.63	72.14	1.74
贵州	1.65	99.66	1.33	287.55	7.55
云南	1.90	66.23	0.60	60.09	0.55
西藏	0.16	143.32	0.23	274.48	0.11
陕西	2.35	85.87	1.04	82.55	1.34
甘肃	1.22	63.17	0.82	19.13	0.32
青海	0.28	67.72	0.13	61.66	0.15
宁夏	0.48	63.86	0.19	53.69	0.12
新疆	1.20	45.78	0.71	66.89	1.20
全国	100	66.59	100	46.92	100

如广东、江苏等地, 它们的企业数量占比累计达43%, 接近全国企业总量的一半, 说明企业更多的向发达省份聚集, 东北各省份与这些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静态分析基础之上, 本文通过计算2015-2019年企业数量的累计增幅分析各地区企业进入的动态变化。通过比较发现, 在东北地区内部虽然辽宁省企业数量最多, 但五年内企业数量的增幅也最慢, 只有39%, 而吉林、黑龙江分别增长了大约49%和53%, 相比辽宁增长的更快。但从全国范围看, 东北三省整体增速缓慢, 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分析表明, 无论是存量企业数量还是累计增幅, 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的表现都欠佳。因此如何留住企业并且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 成为东北地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此外, 为了更好地反映企业进入状况, 本文还分析了各地区2019年的注册资本占全国总注册资本的比重及2015-2019年各地区注册资本的累计增幅。通过比较分析发现, 首先, 从东北地区内部看辽宁省注册资本占比最高, 从全国范围看辽宁省处于中间位置, 和海南及四川水平相当, 但吉林和黑龙江的注册资本占比则相对落后。其次, 从动态视角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在东北地区内吉林省企业注册资本增速最快, 辽宁省次之, 黑龙江最慢, 仅为前两个省份增速的一半左右。全国平均注册资本增速为47%, 东北各省的增速均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吉林省, 其增幅在全国排名第6, 表现较好。以上分析说明虽然东北地区企业注册资本占比与全国其他省份比相对较少, 但近五年东北地区的注册资本增幅较高, 尤其是吉林省的发展势头强劲, 有超越辽宁的态势。此外, 从2019年各省新增企业注册资本占全国新增企业注册资本的比重来看。就东北地区内部而言, 辽宁省在吸引新增资本投资方面表现最好, 其次是吉林, 最后是黑龙江, 远低于东北其他两个省份, 表现不佳; 从全国范围看, 辽宁和吉林表现较好,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而黑龙江相对落后。但总体而言, 东北地区在吸引新增注册资本进入方面表现较好, 是企业活力增强的信号。

在对各地区企业数量及注册资本等指标进行时间及地区维度的比较分析基础上, 表3 本文又进一步对2015-2019年东北地区企业注册资本的行业流向进行了分析。具体地, 本文通过将各行业注册资本增幅和总注册资本增幅进行对比构建一个行业弹性指标, 进而得到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注册资本弹性。当行业弹性大于1时, 行业增幅超过总资本增幅, 表明该行业更受投资者偏好, 反之反是。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全国平均水平看, 弹性大于1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二三产业, 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弹性最高, 这说明在国家近几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战略背景下, 有大量资金也顺势流向了高科技领域。此

表3 新增企业注册资本的行业偏向分析

行 业	全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农、林、牧、渔业	0.25	0.74	0.65	1.49
采矿业	0.17	0.46	0.12	0.14
制造业	0.42	0.17	0.17	0.5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0.97	0.28	0.32	0.72
建筑业	3.07	0.76	0.90	0.46
批发和零售业	2.00	2.08	1.34	1.1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3	0.29	0.61	1.16
住宿和餐饮业	1.34	0.19	0.85	0.69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2.64	8.22	2.69	34.03
金融业	0.13	0.34	0.22	0.41
房地产业	1.74	0.31	0.30	0.8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53	1.56	0.78	0.8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5.96	1.40	1.21	2.65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66	0.58	1.79	1.35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0.49	0.31	0.29	0.96
教 育	3.05	2.69	0.26	0.69
卫生和社会工作	4.10	3.78	4.20	5.0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4.47	1.29	0.80	2.98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0.29	0.41	1.39	0.04
国际组织	0.04	0.00	0.00	0.00

外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等领域的弹性也远高于1，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针对这些民生领域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在国家的积极响应下，这些行业自然吸引了大量注册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教育、医疗等行业并催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如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这些新兴行业发展迅猛从而也吸引了企业的目光。第二，从东北三省内部来看，对于辽宁省，注册资本弹性最大的行业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达8.22，其后便是教育、卫生等行业。对于吉林省，新增注册资本主要的行业流向相对均匀，其中行业弹性最高的为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其次是科学研究和技

表4 地区企业退出指标

地区	企业注销率 (%)	企业吊销率 (%)	地区	企业注销率 (%)	企业吊销率 (%)
北京	2.72	0.57	湖北	4.02	0.83
天津	4.39	0.53	湖南	2.95	0.15
河北	3.59	0.09	广东	3.38	1.58
山西	5.01	1.23	广西	3.86	0.36
内蒙古	3.62	0.09	海南	3.37	0.08
辽宁	2.25	0.48	重庆	3.40	0.22
吉林	3.64	0.15	四川	3.77	1.57
黑龙江	4.10	1.16	贵州	5.29	0.21
上海	3.07	2.57	云南	4.72	0.45
江苏	3.02	0.88	西藏	3.05	0.53
浙江	2.87	0.60	陕西	3.97	0.84
安徽	2.04	0.37	甘肃	2.73	0.44
福建	3.29	0.40	青海	3.59	0.95
江西	2.58	0.48	宁夏	3.43	0.25
山东	3.29	0.08	新疆	3.73	0.82
河南	2.88	0.12	全国	3.31	0.78

术服务业。而对于黑龙江省而言, 注册资本弹性大于1的行业相对较多, 新增注册资本的行业流向相对分散, 主要分布在一些服务业行业, 另外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弹性高达34.03, 可见黑龙江对科技创新的重视程度之高。综上所述, 辽宁及黑龙江同全国一样, 在2015-2019年期间新增企业注册资本主要流向了信息技术这样的高科技行业以及教育、医疗等民生行业, 而吉林省则相对保守, 虽然高技术行业的弹性也大于1, 但从数值大小来看, 远低于其它两个省份。

接下来对衡量企业退出行为的指标进行分析, 表4给出了全国各省2019年企业注销率、吊销率情况。企业注销标志着企业完结债权、债务清理, 或民事诉讼已进行明确的了断, 代表的是一种企业的主动撤离行为。而企业吊销表示该企业由于违法使其经营资格被强制剥夺, 是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被动行为。本文通过使

表5 地区企业生存年限指标

指 标	全 国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企业数量占比 (0-5年)	47.04	31.57	37.51	38.81
企业数量占比 (6-10年)	20.44	17.88	21.78	23.67
企业数量占比 (11-15年)	11.11	11.71	13.21	14.74
企业数量占比 (16-20年)	8.92	13.19	8.24	10.73
企业数量占比 (21-25年)	5.98	11.01	7.20	4.99
企业数量占比 (26-30年)	4.84	9.41	6.70	3.73
企业数量占比 (30以上年)	2.23	4.50	4.33	2.46

用这两个指标, 将东北地区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对比分析, 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东北三省企业的退出状况。

首先从2019年各地区企业注销率情况看, 全国总体的企业注销率为3.31, 黑龙江省的企业注销率为4.10, 排在全国第4位, 在东北三省内最高, 吉林省为3.64, 排在全国第10位, 辽宁省的注销率为2.25, 仅排在安徽之前, 表现较好。从2019年各地区企业吊销率看, 全国平均水平为0.78, 黑龙江、辽宁、吉林的企业吊销率分别为1.16、0.48、0.15, 分别排在全国第4、15、25的位置, 可以看到, 黑龙江省的企业吊销率最高,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辽宁和吉林则比全国水平要低。上述分析表明, 辽宁和吉林的企业退出率相对较低, 但黑龙江省无论是注销率还是吊销率都处在全国较高位置, 这代表该省企业生存环境较差, 企业活力不足, 导致大量企业主动或被迫的退出市场, 这毫无疑问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此地方政府要为企业营造更有利的市场环境, 有效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才能助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

此外, 考虑到地区企业的生存年限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出地区企业的发展活力, 因此本文计算了2019年各地区各生存年限阶段的企业数量占本地区企业总量的比重, 并将东北各省的这一指标与全国水平进行对比分析, 具体见表5。结果发现, 第一, 无论是全国水平还是东北各省, 生存年限在0-5年的企业数量占比均最高, 之后随着生存年限的延长, 企业占比在逐渐降低。这代表小微企业是各地区市场主体的主力军, 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但企业长期生存下去并不容易, 很多企业从小企业向中型或大型企业转型的过程中被淘汰出市场, 因此完善地区营商环境, 为企业长期生存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至关重

要。第二,辽宁省接近25%的企业经营年限在20年以上,而吉林该比例不足20%,黑龙江更不足10%。可知辽宁省长期存活的企业比重远高于其他两个省份,说明辽宁省相对于其他两省有更加完善的企业发展环境,企业活力较高,更有利于企业生存,从而对该地区经济增长也产生了正向影响。

四. 地区企业生存质量指标分析

在对企业进入退出状况进行指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又进一步探讨东北地区企业的生存质量。本部分主要从企业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风险失信以及高管素质等四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如果地区企业发展活力较好,则企业将表现出更高的盈利水平,会更加重视创新,风险失信的概率会更低,高管素质也会更高。具体地,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对地区企业盈利能力的衡量,本文使用各地区2016年企业净利润率及2015-2016年净利润的累计增幅来反映。净利润率又称销售净利率,是扣除所有成本、费用和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率,是反映公司盈利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对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衡量,本文使用产出变量即2016年各地区企业专利数及占全国专利总数的比重来反映;就各地区企业的风险失信情况,本文主要使用2016年各地区行政处罚企业个数占企业总量的比重、315涉诉企业个数占企业总量的比重来反映;而就企业高管素质这一层面,本文主要通过各地区2016年企业高管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及性别比来刻画。

表6前两列给出了各地区企业的盈利水平状况。首先从各地区2016年企业净利润率看,全国平均水平为4.77,而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则分别为9.4和8.42,远高于全国水平,表现突出,但辽宁省的企业净利润率仅有0.17,排在全国最后位置,表现欠佳。其次从各省2015-2016年企业净利润的累计增幅看也表现出类似特征,即吉林和黑龙江的企业净利润增幅较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辽宁省的企业净利润增幅为负数,说明辽宁省2016年企业发展状况比2015年更差。综上所述,就东北三省的企业盈利能力而言,吉林和黑龙江表现较好,无论是企业净利润率还是净利润的累计增幅,都要高于一些发达省份,说明这两个省份近几年的企业盈利能力较强,企业活力得到释放。但就辽宁而言,企业盈利能力欠佳,甚至出现负向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地区企业经营状况在变差,需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接下来分析东北地区企业创新能力的表现。表6中间两列给出了2016年各地

表6 地区企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风险失信指标

地区	盈利能力 (%)		创新能力		风险失信 (%)	
	净利润率	净利润 累计增幅	专利数 (个)	专利数占比 (%)	行政处罚企 业个数占比	315投诉企 业个数占比
北京	7.26	4.92	144,530	7.29	2.48	1.21
天津	1.38	-40.99	70,685	3.57	0.32	0.11
河北	8.44	21.24	29,713	1.50	2.43	0.01
山西	0.31	-31.32	8,186	0.41	2.32	0.01
内蒙古	0.88	-27.99	5,956	0.30	2.15	0.04
辽宁	0.17	-127.87	27,679	1.40	0.76	0.01
吉林	9.4	14.97	6,231	0.31	0.39	0.12
黑龙江	8.42	10.34	12,535	0.63	0.51	0.00
上海	6.94	23.07	101,631	5.13	3.65	0.06
江苏	2.48	10.20	315,137	15.91	0.41	0.66
浙江	4.26	13.15	229,354	11.58	1.24	1.70
安徽	5.74	16.86	128,950	6.51	1.01	0.25
福建	8.43	24.58	63,927	3.23	1.50	0.41
江西	3.77	4.02	26,523	1.34	2.47	0.15
山东	1.95	-0.14	113,902	5.75	0.28	0.11
河南	5.53	8.98	52,450	2.65	1.06	0.54
湖北	8.05	19.94	52,748	2.66	1.11	0.03
湖南	2.79	-11.26	35,795	1.81	4.40	0.02
广东	5.48	10.43	358,868	18.11	0.74	0.04
广西	5.47	19.77	29,887	1.51	2.14	0.32
海南	40.51	56.97	1,629	0.08	1.04	0.26
重庆	3.31	-0.63	43,220	2.18	0.45	0.28
四川	4.5	14.87	84,356	4.26	0.51	0.01
贵州	6.22	10.56	13,251	0.67	0.34	0.03
云南	6.1	9.79	14,934	0.75	0.69	0.29
西藏	12.23	6.59	510	0.03	11.86	0.65
陕西	2.67	-19.51	27,883	1.41	1.08	0.19
甘肃	3.47	44.12	5,566	0.28	1.45	0.02
青海	0.4	-72.64	2,033	0.10	1.13	0.01
宁夏	2.59	-29.86	4,826	0.24	0.44	1.10
新疆	5.79	5.99	5,515	0.28	2.12	0.35
全国	4.77	6.70	1,981,227	100.00	1.31	0.51

表7 地区企业高管素质指标

指 标		全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高管的年龄结构	平均年龄(岁)	46.86	47.18	47.88	48.98
	总人数(个)	37,620,606	1,150,004	669,591	779,543
	人数(20-30岁)	4,210,182	74,118	48,761	50,240
	人数(30-40岁)	9,144,637	234,714	130,475	158,009
	人数(40-50岁)	10,506,118	321,532	190,416	259,779
	人数(50-60岁)	6,909,415	277,046	142,699	188,672
	人数(60岁以上)	4,269,527	195,274	93,797	102,638
高管的学历结构	人数(本科以下)	3,722,075	301,007	64,330	599
	人数(本科)	996,980	2,890	2,737	71
	人数(本科以上)	48,869	489	348	27
高管的性别结构	男女性别比	2.91	2.12	2.61	3.4

注：高管学历结构部分的统计存在缺失值。

企业专利数量及其占全国总量的比重，可以发现，首先，从东北地区内部来看，辽宁省的专利数占比最高，并且该省企业专利数要远高于其它两省之和，说明该省有相对较强的企业创新能力；其次，从全国范围看，东北三省创新能力普遍偏低，尤其是吉林和黑龙江，专利数占比分别为0.31、0.63，只略高于部分西部省份。而全国排名最高的两个省份即广东和江苏，分别占比18.11%、15.91%，对比发现东北三省的企业创新能力与发达省份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为了更加全面地评价地区企业活力，本文还对各地区企业的风险失信情况进行了分析，具体见表6最后两列。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第一，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个数占比分别为0.76%、0.39%及0.51%，其中，辽宁省占比最高，黑龙江次之，吉林表现最佳；而就东北各省受到315投诉的企业个数占比看，吉林最高，为0.12%，辽宁和黑龙江表现较好，受到投诉的企业占比接近于0。第二，从全国范围看，无论是受到行政处罚的企业占比还是315投诉企业占比，东北三省企业风险失信比例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上结果说明，东北地区企业的风险失信情况整体良好，这和地区完善的法治环境和监管环境密切相关，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考虑到地区企业高管的行为可能会对企业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发展及活力释放，所以接下来本文对全国及东北三省企业高管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性别比进行分析刻画，具体见表7。

从表7中可以得出，第一，从高管的平均年龄看，东北三省中，辽宁最低，黑龙江最高。全国的平均年龄不到47岁，而东北各省份高管的平均年龄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年龄结构看，无论是东北各省还是全国水平，在40-50岁之间的高管数量最多。这些结果均说明东北三省企业高管年龄整体偏大。第二，从高管的学历结构看，全国及东北各省的企业高管学历大部分在本科以下，说明企业高管的学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三，从高管的男女性别比看，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91，辽宁和吉林都在全国水平之下，其中辽宁省最低，而黑龙江的这一指标在全国水平之上，说明该省性别比失衡的问题相对严重。综上分析可知，首先，东北各省的高管群体可以适当注入年轻血液，降低管理层的平均年龄，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前沿思路；其次，高管的学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各省应当适当降低高管性别比，以减轻由于男女高管领导风格等方面的差异对企业决策及发展活力产生的不利影响。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5-2019年企业数据，通过企业进入退出行为及企业生存质量两个维度，对东北地区的企业活力进行评价和比较分析。其中用地区企业存量和注册资本以及企业注销和吊销情况反映企业的进入退出状况，用地区企业的盈利能力、创新能力、风险失信及高管素质反映企业的生存质量。研究结论显示：一是从全国范围内看，东北地区企业数量增幅较为缓慢，但在吸引注册资本进入方面表现较好，且资本更多流向高科技领域及教育和医疗等民生领域，同时企业退出率也较低，这是企业活力增强的信号。但东北地区企业生存质量较差，无论是企业盈利能力、创新能力还是高管素质在全国比较中均不占优势。二是从东北三省内部看，黑龙江省的注册资本增幅最低，企业退出率也最高，吉林省则恰好相反，辽宁省企业盈利能力表现较差，但该企业企业的创新能力、风险失信以及高管素质等都相对乐观。但整体而言，东北地区需要为企业营造更有利的市场环境，吸纳更多的企业和注册资本进入，并有效改善企业的生存发展质量，保障企业活力的充分释放，才能通过企业振兴真正实现东北地区全方位振兴。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东北地区要努力留住企业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及注册资本进入。首先，改善地区营商环境是关键。对此东北地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做好引导的同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简政放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提供税费优惠等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其次，东北各省可通过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政策吸引更多外部资本及企业的进入，这就要求突出东北特色并巩固各省优势。比如辽宁省大型钢铁、石油等重工业集中，所以其应优化投资结构，削减过剩产能和低效投资以实现产业转型，吉林省应在维持其较高投资增速的同时，适当向高新技术等领域倾斜，而对于黑龙江则可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吸引更多投资。二是东北地区要积极改善企业的生存质量。前文分析表明，东北地区企业在盈利能力、创新能力及高管素质等方面都不占优势，企业的经营发展质量有待进一步优化。对此本文认为，首先东北各省应优化产业结构布局，提升产业效率，同时要将传统产业推向市场，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提供内源动力；其次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东北各省要将创新作为培育东北三省未来内生发展动力的主要生成点，积极落实各项激励企业创新的政策举措，同时政府投资要适当向高新技术领域倾斜，从而培育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此外各级政府应当继续完善法治与监管环境，降低企业失信风险，要求企业规范化经营，这对实现地区经济及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非常有利；最后，东北地区内的企业可通过向高管群体适当注入年轻血液，提升高管的学历水平及适当降低高管性别比等方式，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保障企业活力更加有效充分地释放。

参考文献

1. Fukuda S I, Nakamura J I. Why Did 'Zombie' Firms Recover in Japan? [J]. *The World Economy*, 2011, 34(7): 1124-1137.
2. 陈少凌, 刘英, 刘天珏. 广东省企业活力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J]. *城市观察*, 2020(03): 20-33.
3. 陈英梅, 丛静. 企业活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综合评价 [J]. *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01): 30-32.
4. 胡斌, 章仁俊, 邵汝军. 企业创新活力综合评价模型研究 [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09): 105-107.
5. 胡之光, 陈甬军. 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与东北经济振兴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7(12): 97-103.
6. 黎文靖, 郑曼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

- 新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16, 51(04) : 60-73.
7. 刘雪菊, 刘雪冰. 新时代东北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思考 [J].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6(03) : 95-101.